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
精品创作工程

光明

Guangming
Xing

余同友◎著

行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
精品创作工程

光明行

Guangming Xing

余同友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明行/余同友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4.9
(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)
ISBN 978-7-5396-5127-9

I. ①光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7183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 出版统筹:朱寒冬 何 健
责任编辑:黄 佳 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5152158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5.25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一年的某个日子，具体是什么季节瓦庄已经没有人记得了，有的说是春天，因为满田畈的油菜花开了；有的说是冬天，雪花落白了山林；有的却说是大夏天，是下过一场大暴雨后。总之，是天擦黑时，跛子傩老爹像从地上冒出来似的突然就出现在傩神庙里。

瓦庄的傩神庙里摆放着演出傩戏时的面具（瓦庄人称为“脸子”），说是庙，平时是没有人住进去的。因此，当那个黑夜降临，有人看见村后半山腰的傩神庙里竟然亮起了灯火，就吃了一惊，马上报告给了队长刘得林。刘得林带着几个民兵赶了过去，却看见是一个跛脚的老头子，满脸核桃样的皱纹，留着一绺长长的白胡子。他正在煤油灯下静坐着，身边的简易炉灶里正冒出一缕轻烟，凭气味能判断锅里面煮的是山芋。他好像已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似的，神情平静。

刘得林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老头并不看刘得林，只说：“从他乡来。”

刘得林厉声说：“不要转文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不能住在这里。”

老头抬起头看了一眼刘得林，缓声说：“我这是回家了，这是我的家。”说罢，他低下头去，又拨弄了一下炉火，炉火砰地烧了起来，火光把屋子里的身影放大，摇晃到傩神庙昏黄的墙壁上。

刘得林很生气，好多年没唱过傩戏了，傩神庙里虽然破败不堪，但毕竟也是集体财产，怎么能让一个外乡人说住就住呢？而且这个不识相的

老头子还说这里是他的家，八成是个疯子。他对一旁的几个民兵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去架起他，把这个糟老头子抬出去。没想到糟老头子嘴角浮出一丝笑：“你们别碰我，我只告诉你们，你们找到了你们丢的东西再来撵我走也不迟。”

刘得林惊讶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们丢了东西？”刘得林吃惊是有道理的，他前天发现，自己家里放着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不见了，这可是要命的事。刘得林兼任村里民兵营长，自己管的枪丢了，他的责任可是最大的。枪都丢了两天了，因为怕上面追究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，只是自己一个人到处寻找。这两天，他把家里挖地三尺，也没找到一根枪毛。

老头子嗓音低沉地说：“西去二三里，岭下一小溪。南边马蜂栖，北边藏稀奇。”

刘得林觉得老头子神神道道的，但细细一想，从这里西去二三里，真的是有条小溪，那里是有两棵麻栎树，一棵在南边，树上有个大大的马蜂窝，莫非那支枪真的在北边的那棵树上？刘得林半疑半信，但这时死马也只能当活马医了，就赶紧说：“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们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只准你在这歇一晚上，明天一早你就得搬走。”

刘得林打发民兵回家，自己偷偷点了火把，到了那麻栎树边，爬上了北边的那棵树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把差点要了他命的半自动步枪果真藏在麻栎树密密的枝丫间。刘得林骇出了一身大汗。他后来一直不知道是谁将那支枪藏在那棵树上。他曾怀疑是他那顽劣的儿子刘也青，因为家里的枪柜只有他有一把钥匙，他的钥匙也从来没有丢过，好好的，那枪就丢失了。刘也青是最大的嫌犯，可刘也青被他揍得鼻青脸肿也还是咬牙不承认。刘得林抱着枪半天没回过神，待身上的汗稍稍干了，才慢慢下山走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来到傩神庙。

老头子从此就住在傩神庙里，人们问他姓什么，他说“nuo”，不知道

是不是姓罗,但后来瓦庄人就干脆叫他傩老爹。傩老爹经常说些疯疯癫癫的话,让人听得半懂不懂。但他会算卦、掐神,村里人家丢了东西,小孩受到惊骇,都找他,他能一口说出在哪里丢了物件,在哪里撞到鬼神,没有不灵的。村里就把他当孤老养。他就住在傩神庙里过岁月,守着一箱子的傩戏脸子。有人说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枪杀的大地主罗大有的小儿子,这个小儿子从小就喜欢傩戏,喜欢看傩书。罗大有被枪杀的时候,这个小儿子不知道怎么的,就是没有找到,想必是他跑到外地躲了这么多年。当然,这都是瓦庄人的猜测,事实上,傩老爹从来不说自己的身世,有人问他,他总是装聋作哑。

第二章

刘灯红九岁时，才看过一场真正的傩戏。当然，这场傩戏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它跟一种神奇的东西——电有关。

那一年的农历十一月份，田野里种上了冬小麦和冬油菜。瓦庄的农活相对轻闲，除了锄草就是积肥。积肥主要就是烧火粪，在田埂边、山坡上割了草，晒干，再一层草一层土堆积起来，堆得呈梯形，然后从底部点火燃烧。干草易点着，但碰上了干土压着，火性就又温和下来，一缕缕烟火在土堆里扭来扭去，像是慢慢地烤熟了土。这些土被烧过一遍后，变得黝黑、细腻，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被瓦庄的人叫火粪，是菜园种菜的好肥料。那些天，刘灯红每天放学回家就跟着她父亲刘得贵烧火粪。烟火穿透土堆后，在瓦庄的上空渐渐消散，但因为烧火粪的人多，这里一堆，那里一堆，整个村庄便如笼罩在雾气里一般。

瓦庄这时本来是安静的，忽然，有了一阵骚动，像一阵风吹过稻田发出的簌簌声。刘灯红抬头看去，看见村路上来了一队人，像一块吸铁石，越来越多的瓦庄人铁屑般被吸了上去。刘灯红看了看刘得贵，刘得贵冲她一笑说：“去吧，去吧。”

刘灯红于是跌跌撞撞地跑下山坡，跑到村口，和那一队人相遇了。那些人一看就不是瓦庄的，也不是附近的窑庄、沙庄的，他们至少也来自石县县城吧。刘灯红看见堂哥刘也青在那群人的周围钻来钻去，肩膀上还扛着一个铁架子一般的東西，一脸的兴奋。她悄悄拉住刘也青的衣服问：

“哥，这是做什么？”

刘也青拍拍肩膀上的铁架子说：“要通电了，瓦庄要通电了，这些人是来架电的。”

刘也青正说着，一个架电工人喊着：“喂，喂，那个小伙子，把测量仪拿来，这里要安一根杆子。”

刘也青急忙应着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便泥鳅一样钻到了架电工人身边，笑着把肩膀上的铁架子递了过去。

架电工人把架子撑开，对着上面的一个小孔往前方看，前方是一块油菜田，有人在那里两手一起一落地锄草。架电工人看得很严肃，边看边在本子上记着，随后就又问瓦庄的队长刘得林：“谁去拉尺子？”他的话音还没落，刘也青就蹦起来举着手说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我会测量！”刘也青嘴快腿也快，他说着就夺过架电人手上的那盘卷尺，一溜烟跑到油菜田里，大声向架电的人报告着数字。

瓦庄要通电的消息让瓦庄人十分兴奋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耕地不要牛，点灯不要油”是瓦庄人的理想生活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电。现在，楼房还没有，电话更没有，但终于有了电啦！刘灯红想起课本上的一篇课文，讲的就是电灯：“屋里有根藤，藤上结个瓜，一到太阳落，瓜里开红花。”最兴奋的还是刘也青。那些架电的人在村里忙碌着，开始几天，还有人跟着他们，好奇地看着他们测量、树杆、拉线，过了几天，见他们做的也不过和做农活差不多，丝毫看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，也就渐渐散了。该烧火粪的还是去烧火粪，该锄草的还是去锄草，除了队长刘得林派工去服务架电的人，再没有谁跟前跟后。只有刘也青除外，他的兴趣与热情始终不减，几乎一步不离地跟着架电工，看他们怎么样把电这个东西一步一步地引进瓦庄。

刘也青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念书了，在家里东游西逛了几年。他不大愿意和父亲刘得林一样天天在田里做农活，在他看来，那些农活不晓得做

了几百几千年了,年年都是老一套,一点也没意思,他做起农活总是提不起精神,两只肩膀时时是往下塌陷的。“塌塌肩,身子贱”,在瓦庄人看来,这个样子的人命里犯贱,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。为这个,刘得林也不知打了多少次刘也青,刘也青总是改不掉,一天到晚懒洋洋的像个懒猫。他对父亲说,我是不会像你那样的。自从架电工人到了瓦庄,刘也青好像肩也不塌了,眼也不眯了,成天泡在架电工地上,全身上下都有了劲头,像是自己也充了电一样。

架电工在瓦庄前后施工近一个月,刘也青就跟前跟后地跟了一个月,看他们接线、立杆、装电表、安装保险丝。他不怕人家嫌他烦,一张嘴问来问去,还从电工那里拿来一本《农村用电常识》对照着看。到最后,他渐渐对电有了了解,有些事竟也能插手做得顺顺溜溜的了。有一天,他跟一个架电工在刘灯红家安装入户电表,电工检验着电表,不知怎么一不小心,一下子被电了。一声惨叫后,电工整个人跳了起来,电压线都被拔断了。被击的电工在地上抖动不止,围着的刘灯红一家人惊慌失措,甚至不敢上前,只是跳得远远的,大呼小叫。因为他们听说,电这东西一旦电了人,任何人都不能上去救,谁上前谁就会被电倒。刘也青没有慌,他一看,知道电路已经断开了,便赶紧跑到屋里,把灯红家里煮猪食的大铁锅扛了出来,又拖着被电的电工躺在锅里,脱光了电工的鞋子和上衣,过不了一会儿,电工慢慢停止了抖动。事后,架电班组的人为此送给了刘也青一套电工工具,他们说,那天亏了刘也青处置得当,要不电工不死也要留下残疾。刘灯红觉得好奇怪。“为什么要让被电的人光脚光身子睡在大铁锅里呢?”她好奇地问刘也青。刘也青说,那样做的目的是把中电的人身上的余电排除,余电不除有时也会电死人的。刘灯红是在一个上学的早晨问起刘也青这个问题的,那时候,刘也青正赶着往村头架电工们的住处走去。刘也青回答这个问题时,显得非常自信,初升的朝阳打在他的脸上和头发上,他的全身都像发着电光。刘灯红觉得她的这个堂哥的形象一下

子高大起来,像连环画《欧阳海之歌》里的英雄欧阳海了。“告诉你吧,灯红,”也就在那天早晨,比刘灯红整整大十岁的刘也青像大人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,摸着刘灯红头上扎着的小辫子,用掩饰不住的得意轻声地说,“我要当瓦庄的电工了。”

1980年的腊月初八,瓦庄通电了。通电的时间选在晚上八点。瓦庄的广播里响着播音员好听的报时声:“滴——滴——嘟——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。”瓦庄人这时全体的心跳像一个人的心跳,整齐划一。随着播音员话音落下,他们的眼睛唰地盯向了吊在屋中央的电灯泡,像是有神仙给瓦庄施了魔法,一瞬间,瓦庄家家灯火通明。瓦庄人集体张开了嘴巴惊叹了一声,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,以至于脚底在微微颤动。这光明他们只是在镇上、在县城、在电影里看到过,现在它真真切切地来到了他们中间。它是多么亮啊,连墙角上、蜘蛛网上的一粒小黑虫的几只脚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是瓦庄人兴奋的一晚,他们先是在自家屋里前前后后地看了个遍,把电灯开关——拉成一条线垂直下来的拉绳——拉了又关、关了又拉,然后便兴奋地聚集到一起。瓦庄人就是这样的德行,有了在他们看来不平常的事,他们就会像蝗虫一样聚集到一起。

事隔多年,刘灯红回忆起第一次看到的傩戏。她当然不知道这是谁先提出来的,但她知道,她父亲刘得贵肯定是最先赞成的。

傩戏是流传在瓦庄的一种古老的戏曲。外界人称这里的傩戏叫瓦傩。瓦傩的演出与别处相比,古朴、粗犷、原始,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傩伞舞。七个男人全都戴着从傩神庙里请出来的脸子,也就是木制面具,赤裸着上身,下身只穿着草裙,撑着一把直径一米五的大油布黄伞,做出各种眼花缭乱的舞蹈动作,边舞边唱。那场面和气氛让整个村子都跟着晃动摇摆起来。关于傩的这些事,刘灯红都是听她父亲零星说起的,事实是,二十多年了,瓦庄没有演过一场傩戏。因为以前上面说是搞封建迷信不

给演,刘得贵也只是偶尔偷偷地对灯红说说,于是刘灯红知道,原来她父亲是瓦庄一带最好的舞摊伞的。

瓦庄大队支书魏振兴跑了一趟公社,得到的答复是人民群众为了庆祝通电,摊戏可以演出,但不能借此搞封建迷信的东西,也就是烧香拜神。

这年腊月,瓦庄人忙起了他们中断了多年未演的摊戏。摊戏演出讲究两头红,即从头天日头将落时演起,一直演到第二天日头升起。经过筹备,翻过年的正月初三,摊戏就一场接一场地演出了。瓦庄有十三个小队,每个小队都有摊戏班子,相互串联在各小队循环演出,这样一般要演出半个月才算结束。演出的时候,除了主要演员,还要有扛着各色花灯的人,一到场地,锣鼓热场,花灯亮起,演员才依次登场。

那一次的摊戏大演,有两个人最风光。

一个是刘得贵。刘灯红看见,在深夜的村庄里,灯火通明中,父亲刘得贵戴着凶悍的脸子,领着其余的六个舞手,把一把硕大的黄伞舞得虎虎生风,上旋、下旋,左冲、右刺,飞起、落下。父亲平时似乎矮小的身材,一下子高大了,胳膊上鼓满了劲头,他就像一个将军,能把天地搅翻,直看得刘灯红身上热血上涌。

另外一个呢,则是刘也青。他是扛花灯的人,按说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,但这个时候的刘也青有点不同,他成了瓦庄第一个电工。本来这个差事是落不到他头上的,大队定的是大队会计葛本月的儿子葛金印,由于刘也青急中生智救了一个架电工,也由于他懂得了不少电的知识,最后,在架电班组集体建议下,由他担任了电工。这也意味着,刘也青不要天天下田下地,只要背着个电工包,这里看看,那里瞅瞅,就能挣个满大人的工分。这不仅是工分的问题,还是个身份的问题。至少在瓦庄人看来,年纪轻轻、不到二十岁的刘也青也是个人物了。当然,刘也青那时的风光在刘灯红看来,更在于他拥有一个瓦庄独一无二的电灯笼。别人的灯笼都是点蜡烛的,过不了一会儿便要更换蜡烛,遇到调皮捣蛋的,对着灯笼使劲

吹上一口气,灯笼就灭了火光。刘也青也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个带蓄电池的电灯,他自制了一个电灯笼,安上了开关,一推开关,灯亮了,再一推,灯灭了,而且灯光亮得像个大大月亮,照得半边天透亮,把别的灯笼比得没一点光彩。到后来,人家不说傩戏班的灯来了,只说刘也青的灯来了。

刘也青的灯在瓦庄年轻人的心中激起巨大的水花,他们围着刘也青问这问那,慢慢地,刘也青成了他们的中心人物。这让刘灯红也特别骄傲。那半个多月里,刘也青到哪里都带着刘灯红。也不知怎么的,刘也青对叔叔家的这个妹妹特别喜欢,反而对自己的亲妹妹刘也蓝不太上心。傩戏刚开始演出时,刘也蓝也吵着要刘也青带着她去,刘也青总是百般推托,甚至偷偷跑掉,但他却要想方设法带上刘灯红。有时刘灯红的妈妈张翠兰不太乐意,刘也青也不看张翠兰的脸色,拉了刘灯红就走。

演傩戏刚开始的几天,刘也青还老实地守在场上,后来,他守不住了。有天晚上傩戏演出到一半,刘也青悄悄把一封信交给刘灯红,告诉她,到附近看看沙庄的叶巧雨在不在,要是在的话就把这个偷偷交给叶巧雨,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了。刘灯红就把信揣在怀里,在人堆里一片片地搜寻着叶巧雨的身影。叶巧雨不难找,因为她长着一对拖到腰上的大黑辫子,并且总是在离刘也青不远的地方。刘灯红一会儿就找到了叶巧雨,把她拉到一边说,我哥有个东西给你。随后刘灯红就迅速地回到了刘也青的身边,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地下交通情报员完成了传送情报的任务,而刘也青给她的也正是那样一个神秘的微笑。这样,过了不久,刘也青就说要去上厕所,让刘灯红守着灯笼,他径直走了。

刘灯红发现,刘也青走了后,不一会儿,叶巧雨也不见了。灯红就静下心来观看傩戏,看她父亲在场上神气活现、威风凛凛,像打虎英雄。往往到天快亮时,刘也青才急急赶来,虽然一脸疲倦,但眼睛里却露出灿灿的光。

演出完了,灯熄了,晨雾从四周山上升腾,在他们赶回家中休息时,刘

灯红拉着刘也青的手，抬头看看他。刘也青的嘴角常常不由自主地扯一下，又扯一下，露出隐隐的笑意。

刘灯红问他：“哥，叶巧雨好看吗？”

刘也青愣了一下，却并不直接回答，而是笑着说：“你应该叫她巧雨姐。”

刘灯红想了想，又问：“我爸的傩舞舞得好不？”

刘也青撇撇嘴，有点不屑地说：“我叔啊，也就演傩戏那一下活得像个男人，我才不要像他那样。”

刘灯红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怯怯地问：“为什么瓦庄的老祖宗们想起来要演傩戏呢？”

刘也青摸摸下巴，说：“嗯，我估猜过去瓦庄过年过节的晚上缺少光亮吧，老祖宗就想出这个办法，对，肯定是的，傩戏就是以前瓦庄的电。”

刘灯红说：“那有了电了，以后会不会就不演傩戏了？”

刘也青又摸摸下巴，拍拍刘灯红的头说：“你这个小脑袋里怎么藏了那么多问题呢？这个，这个，那应该不会吧，傩戏和电是有点像，但也不完全像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刘灯红点点头又摇摇头，既然刘也青都不知道，她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

第三章

刘灯红不太理解刘也青的话,但她却能看出刘也青对父亲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的,这让她有些不快,也让她有点疑惑,她隐隐觉得她家和别人家不太一样,特别是她妈妈张翠兰。

刘灯红刚上小学时,学到“美丽”这个词时,她就知道母亲张翠兰是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,用瓦庄的话说,这个女人长得“妖精”。张翠兰的美丽是乡间少有的美丽。一般乡下的女人在做姑娘时,脸是脸,腰是腰,但一到结了婚生了孩子,便脸啊腰啊都不成个样子了。可张翠兰不一样,她快四十岁了,皮肤还光润白皙,腰肢也是软软的,一双眼睛幽深如井,不管什么男人见到她都要多看上几眼。母亲这样漂亮,父亲刘得贵到她跟前一比更加显得猥琐丑陋了。刘得贵个子只有一米六,比身材颀长的张翠兰还要矮上五公分,并且是个天包地,上边牙齿露出盖住了下巴,整日嘴合不拢,像哭又像笑,怎么看怎么蠢。

小的时候,刘灯红并没有觉得父亲和母亲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,等到大了点,她慢慢发现自己家里和别人家是不太一样的。在瓦庄,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吵架,夫妻吵架是家常便饭,吵得屋子里像唱大戏,这才是正常的。但在灯红家里,灯红印象中没有看到一次父母吵架,甚至连大声说话都没有,她家里永远是安安静静的。瓦庄的家庭结构总体上来说,还是讲究男主外女主内,男人还是一家之主,说话能算话的。但灯红家里呢,虽然父亲每次从外面做事回来,母亲也把饭烧好,也给父亲缝衣服、纳鞋

底,村上人家的红白喜事吃席一类的,也让父亲去参加,但灯红能感觉到,父亲其实是惧怕母亲的。他好像是事事看着母亲的脸色,只要母亲脸上稍稍露出一点不悦来,他立即不安地搓着手,略带惊慌地看着母亲,随时准备接受母亲的指示。

有次,灯红和堂妹刘也蓝去村里人家看接新娘子。新娘子接到了,小孩子们一齐拥到了新娘子房里去。被红纸装扮得喜庆的房子里,最醒目的就是正中间的那张木花床了。新娘子低着头坐在床上,新娘子的背后是一只大而软的长枕头,上面用红红绿绿的丝线绣着鸳鸯戏水。灯红对刘也蓝说:“怎么床上只有一只枕头啊,还那么长?”刘也蓝奇怪地盯了她一眼说:“本来就是一只枕头嘛,新郎和新娘结婚了,就睡在一头。”灯红轻声地叫了起来:“都是这样子的?”刘也蓝说:“还不都是的,你连这个都不知道,你家不是这样子的?”刘灯红摇头,想想,赶紧又点点头说:“是的,也是这样子的。”刘灯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,她只知道,在她家,她爸爸妈妈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,不要说睡一个枕头了。母亲总是和她在西厢房里睡一床,父亲睡在东边厢房里。有天晚上,她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醒来,听见身边像老鼠偷鸡蛋一样簌簌的响声。她偷偷地睁开眼睛,看见父亲摸着黑上了床,躺在母亲张翠兰的身边,并爬到她的身上去了。母亲压低了声音,喊道:“下来。”张翠兰的声音虽低,却干脆、威严,充满了威慑力。父亲刘得贵愣了一下,停止了动作,像一滴晃动的水立时冻住了。张翠兰又喊了一声:“下去!”父亲刘得贵便听话地下了床,他拿着一只枕头,轻轻叹息了一声,垂着头,慢慢退回到他的东厢房里去了。

母亲张翠兰不大出门,连镇上也很少去,她也不大跟村子里的人来往。村子前面的小河沟边,是妇女们天天去洗衣、洗菜的地方,也是交流张家长李家短的地方。张翠兰总是选人少的时候去,她经常要灯红去看看河边人多不多,听说人不多,才挎了竹篮急忙忙地赶去,洗好了又急忙忙地赶回来。真是没办法了,到了人多的地方,比方在和队里的女人们

一起做农活时,她也只是埋头做事,对别的女人们互相打骂嬉笑,她一律像聋哑人,从不搭腔凑热闹。张翠兰要是出去,就是到傩神庙里去。她不知怎么和傩神庙里的傩老爹有缘,一到傩神庙,她就帮傩老爹收拾房间,洗衣洗被。傩老爹也从没有什么不安,倒像是心安理得。瓦庄人说,傩老爹和张翠兰是怪人碰到了怪人。

还有一点,就是父母只生了刘灯红一个,因此,灯红家就成了整个瓦庄最安静的一家。灯红常常在日头落山时,帮助母亲张翠红铡猪草、喂猪食、关鸡栅。这个时候,别人家里鸡飞狗跳人乱叫,男人大声呵骂牲畜或老婆孩子,女人叫着鸡鸭猪狗或儿子的名字,男孩女孩互相追逐争吵,有人哭叫有人大笑,屋里屋外像开锅的水。只有灯红家,除了埋头做事的声响,再没有其他声音,父母亲默默无声,脸上平静得如刚耕作过的水田。灯红看着父母亲,奇怪他们怎么能忍得住这样的安静。她抬起头,听着隔壁人家的声音,甚至觉得就连吵架声听起来也很悦耳,再看看自己家,在土砖房的阴影里,父母亲飘动着,如没有体重的纸人,屋里没有一点生气,她忍不住打个寒战。她也想高叫一声,也想大哭一声,可是看看母亲的背影,她就默然地叹了口气,早早地拉亮了堂前的电灯。好歹,电灯光总算驱开了一点压在她心头的寒战。她喜欢早早地拉亮灯,让灯光照亮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家里的灯泡是十五支光的,灯红隔几天就去擦拭一次,因此比别人家沾满灰尘的灯泡显得更亮些。村里人家心疼钱,不舍得费电早早点灯。张翠兰见灯红天不黑尽就去亮灯,嘴里就喊,天还没黑呢,熄了,熄了。刘灯红便只好不满地猛地一拉灯绳,整个屋子重又陷入了昏暗中。灯红的黑眼珠在暗中闪亮,她看着别人家的院子,心中一丝丝地凉。

一到天黑,张翠兰就不允许刘灯红在外面跑,而在白天里,灯红一有机会就钻到大伯刘得林家,和刘也青在一起玩。这个比她大了近十岁的堂哥总是有许多新鲜的想法,让她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了。

因为在家里沉静的环境里待得多了,灯红到哪里都斯文着,小腰板挺得直直的,从不跷手架脚,一双小眼睛也静静的,不时地眨一下,就连说话也轻言细语,这让刘也青很喜欢她,反倒是对自己的亲妹妹刘也蓝凶巴巴的。“你也学学灯红的一小半。”他常这样吼着刘也蓝,吼得她眼泪汪汪不知所措。尽管刘也蓝也知道哥哥宠着刘灯红,可是也怪得很,她并不因此而嫉恨刘灯红,反而和哥哥一样喜欢着她。

经过唱傩戏那一些日子,刘灯红和刘也青更有了默契。过了正月,又该上学了。刘灯红的学校在沙庄,从沙庄到瓦庄要经过两个村庄,有三里多路,刘灯红放学回家,常常刚走出校门,就看见刘也青背着电工包,在校门口不远处的一根电线柱子下等她。“走,我们一起回家去。”他笑眯眯地对她说,顺手就把刘灯红的小草绿色的书包背到自己的肩膀上。刘也青穿着件劳动布做的褂子,天蓝色,缝着四个口袋。用瓦庄的话说,这打扮很“京味”,特别神气。刘灯红虽然不说话,但她走在刘也青的身旁,身板比平时挺得更直了。她也喜欢走在刘也青身边的那种感觉,就像走在春天一棵刚发芽的杨树下,让人微微有点醺醺然。有时,刘也青走到沙庄村头会略略耽误一下,他要去看看叶巧雨在不在。自从刘也青当上了电工,他和叶巧雨的关系似乎也明朗化了。叶巧雨的父亲叶大正也装着没看见,任由他们走到河边的柳林里去。看着刘也青和叶巧雨一前一后,走过晚霞满天的田畈,消失在柳林里,刘灯红心里有些许的失落。